

四  
書



# 大學目錄

經 一章 大學之道.....一

傳 十章

一 釋明明德.....二

二 釋新民.....三

三 釋止於至善.....三

四 釋本末.....四

五 釋格物致知.....四

六 釋誠意.....五

七 釋正心修身.....六

- 八 釋脩身齊家.....
- 九 釋齊家治國.....
- 十 釋治國平天下.....

八

七

六

# 中庸目錄

一	天命之謂性	一一
二	君子中庸	一二
三	中庸其至矣乎	一二
四	道之不行	一三
五	道其不行	一三
六	舜其大知	一三
七	人皆曰予知	一四
八	回之為人	一四
九	天下國家可均	一四

- |    |         |    |
|----|---------|----|
| 十  | 子路問強    | 一五 |
| 十一 | 素隱行怪    | 一五 |
| 十二 | 君子之道    | 一六 |
| 十三 | 道不遠人    | 一六 |
| 十四 | 君子素其位而行 | 一七 |
| 十五 | 君子之道    | 一七 |
| 十六 | 鬼神之為德   | 一八 |
| 十七 | 舜其大孝    | 一八 |
| 十八 | 無憂者其惟文王 | 一九 |
| 十九 | 武王周公其達孝 | 二〇 |
| 二十 | 哀公問政    | 二〇 |

二十一 自誠明 ..... 一三

二十二 唯天下至誠 ..... 一四

二十三 其次致曲 ..... 一四

二十四 至誠之道 ..... 一四

二十五 誠者自成 ..... 一五

二十六 至誠無息 ..... 一五

二十七 聖人之道 ..... 一六

二十八 愚而好自用 ..... 一七

二十九 王天下有三重 ..... 一七

三十 仲尼祖述堯舜 ..... 一八

三十一 唯天下至聖 ..... 一九

三十二 唯天下至誠

二九

三十三 詩曰衣錦尚絅

三〇

# 論語目錄

學而第一	三三
為政第二	三六
八佾第三	三九
里仁第四	四三
公冶長第五	四六
雍也第六	五一
述而第七	五五
泰伯第八	六〇
子罕第九	六三

鄉黨第十	六七
先進第十一	七〇
顏淵第十二	七五
子路第十三	八〇
憲問第十四	八五
衛靈公第十五	九二
季氏第十六	九七
陽貨第十七	一〇一
微子第十八	一〇六
子張第十九	一〇九
堯曰第二十	一一三

# 孟子目錄

梁惠王上	一一五
梁惠王下	一二五
公孫丑上	一三八
公孫丑下	一四九
滕文公上	一五九
滕文公下	一七〇
離婁上	一八〇
離婁下	一九〇
萬章上	二〇〇

萬章下

〇一一〇

告子上

一一一

告子下

一一二

盡心上

一一三

盡心下

一二四

大學





# 大 學

(大學本為禮記中之一篇，不分章節，而朱熹大學章句乃據程子之意，將此篇分為經一章、傳十章。其言曰：「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

## 經 一 章

### 大學之道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

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 傳 十章

### 一 繹明明德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 二 釋新民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 三 釋止於至善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云：「瞻彼淇澳u，菉竹u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

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sup>x</sup>戲<sup>x</sup>！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 四 釋本末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 五 釋格物致知

此謂知本（程子說，這四字是衍文。）此謂知之至也。（朱子說，此句上別有闕文，此是其結語。）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

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此章僅兩句，程子以為上一句為衍文；而朱熹謂於「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別有闕文，故「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以下，乃朱熹所補之文，以釋格物致知之義，並序之曰：「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云云。今將朱子之文，用括號以表之。）

## 六 釋誠意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

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博故君子必誠其意。

### 七 穩正心修身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 八 穩脩身齊家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謠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

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 九 釋齊家治國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億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

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sup>たま</sup>，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 十 繹治國平天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謬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

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音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中  
庸





# 中庸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 一 天命之謂性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意。）

## 二 君子中庸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 三 中庸其至矣乎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 四 道之不行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 五 道其不行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 六 舜其大知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謫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七 人皆曰予知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sup>罟</sup>、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八 回之為人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九 天下國家可均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 十 子路問強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 十一 素隱行怪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 十二 君子之道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 十三 道不遠人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

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 十四 君子素其位而行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sup>「」</sup>，反求諸其身。」

#### 十五 君子之道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

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 十六 鬼神之為德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 十七 舜其大孝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

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 十八 無憂者其惟文王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 十九 武王周公其達孝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 二十 哀公問政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sup>戶弔</sup>，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跔；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 二十一 自誠明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

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 二十二 唯天下至誠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 二十三 其次致曲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 二十四 至誠之道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

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 二十五 誠者自成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 二十六 至誠無息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

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鼉<sup>鰐</sup>、鼈<sup>鰐</sup>、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 二十七 聖人之道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

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 二十八 愚而好自用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 二十九 王天下有三重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

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 三十 仲尼祖述堯舜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帱；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 三十一 唯天下至聖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齋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集，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 三十二 唯天下至誠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 三十三 詩曰衣錦尚絅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闔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曰：「奏假<sup>无</sup>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鉄鍼。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

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論語





# 論語

## 學而第一

①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②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③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④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⑤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⑥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

⑦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⑧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⑨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⑩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⑪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⑫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⑬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

亦可宗也。」

⑯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⑮子貢曰：「貧而無谄，富而無驕，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⑯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 為政第二

①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②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③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④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⑤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⑥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⑦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

敬，何以別乎？」

⑧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⑨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⑩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

⑪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⑫子曰：「君子不器。」

⑬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⑭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⑮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⑯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⑰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⑯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⑰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⑲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⑳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㉑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㉒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㉓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謗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 八佾第三

①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②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③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④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⑤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⑥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⑦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⑧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

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⑨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⑩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⑪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⑫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⑬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⑭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⑮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卽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⑯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工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⑱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謔也。」

⑲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⑳子曰：「關雎鴻，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㉑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㉒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ㄎㄩ，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②③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②④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②⑤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②⑥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 里仁第四

①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②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③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⑤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⑥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⑦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⑧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⑨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⑩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カ無莫也，義之與比。」

⑪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⑬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⑭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

⑮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

「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⑯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⑰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⑱子曰：「事父母幾ハタハタ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sup>(19)</sup>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sup>(20)</sup>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sup>(21)</sup>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sup>(22)</sup>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sup>(23)</sup>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sup>(24)</sup>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sup>(25)</sup>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sup>(26)</sup>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 公冶長第五

①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②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③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④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⑤或曰：「雍也，仁而不佞。<sup>云</sup>」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⑥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sup>歎</sup>

⑦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⑧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⑨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⑩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⑪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sup>枨</sup>。」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⑫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⑬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也。」

⑭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⑮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⑯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⑰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⑯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sup>棁</sup>，何如其知也？」

⑯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

曰：「未知，焉得仁？」

②〇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②一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②二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②三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②四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②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②六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②7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②8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 雍也第六

①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②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sup>x</sup>，未聞好學者也。」

③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④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駢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⑤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⑥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⑦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戛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⑧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乎！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⑨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⑩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⑪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⑫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

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13)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14)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15)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16)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17)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18)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19)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20)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21)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22)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②十三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②十四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②十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②十六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②十七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②十八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 述而第七

①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②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③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⑤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⑥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⑦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⑧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⑨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⑩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

「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⑪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⑫子之所慎：齊<sup>坐旁</sup>、戰、疾。

⑬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⑭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天子不為也。」

⑮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⑯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18)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19)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20)子不語：怪、力、亂、神。

(21)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22)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桓魋，音ㄊㄨㄟ其如予何？」

(23)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24)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25)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

(26)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②7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②8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②9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③0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③1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③2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③3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⑩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sup>九</sup>」禱

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⑪子曰：「奢則不孫<sup>五</sup>，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⑫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⑬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 泰伯第八

①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②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sup>一</sup>，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③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④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⑤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⑥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

子人與？君子人也！」

⑦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⑧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⑨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⑩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⑪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⑫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⑬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⑭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⑮子曰：「師摯<sup>止</sup>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⑯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桱桱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⑯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⑰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⑲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⑳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㉑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 子罕第九

①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②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③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④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⑤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⑥大宰去房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⑦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⑧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⑨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⑩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未由也已！」

⑪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⑫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⑬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

⑯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⑰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⑰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⑱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⑲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⑳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㉑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㉒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②3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sup>下</sup>與<sup>上</sup>之言，能無說乎？繹<sup>上</sup>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②4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②5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②6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②7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②8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②9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③0「唐棣<sup>下</sup>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 鄉黨第十

①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②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君在，跋<sup>跋</sup>如也，與與如也。

③君召使擯<sup>擯</sup>，色勃如也，足蹠<sup>蹠</sup>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sup>襜</sup>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④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蹠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sup>齊</sup>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跋<sup>跋</sup>如也。

⑤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蹠<sup>蹠</sup>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sup>覲</sup>，愉愉如也。

⑥君子不以紺緞飾，紅紫不以為袞服。當暑，袗緺綿スカイ，必表而出之。縕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袞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一半。狐貉アザラシ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⑦齊出房，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⑧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餒スカウ，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⑨席不正不坐。

⑩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讎ツキ，朝服而立於阼階。

⑪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嘗。」

⑫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⑬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⑭入太廟，每事問。

⑮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⑯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亵必以貌。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⑰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⑱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 先進第十一

①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②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③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④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⑤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⑥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⑦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思子》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

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⑧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⑨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⑩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⑪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⑫閔子侍側，闔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⑬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⑭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⑮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⑯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曠。

⑱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⑲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⑳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㉑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

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②2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②3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②4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②5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 顏淵第十二

①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②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③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④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⑤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⑥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sub>弘</sub>，膚受之憩，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憩，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⑦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⑧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

⑨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⑩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

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⑪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⑫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⑭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⑮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⑯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⑱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⑲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

「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②0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②1 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志、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②2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方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

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②十三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②十四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 子路第十三

①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②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③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④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

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⑤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⑥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⑦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⑧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曰，『苟美矣。』」

⑨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⑩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⑪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⑫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⑬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⑭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⑮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⑯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⑰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⑱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sup>(19)</sup>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sup>(20)</sup>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戇之人，何足算也！」

<sup>(21)</sup>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sup>(22)</sup>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sup>(23)</sup>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sup>(24)</sup>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sup>25</sup>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sup>26</sup>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sup>27</sup>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sup>28</sup>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sup>29</sup>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sup>30</sup>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 憲問第十四

①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②「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③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④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⑤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⑥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⑦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⑧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⑨子曰：「為命，裨<sup>大</sup>謔<sup>小</sup>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⑩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⑪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⑫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⑬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⑭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⑯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⑯子曰：「晉文公讒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讒。」

⑰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⑱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⑲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⑳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㉑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㉒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23)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24)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25)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26)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27)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28)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29)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30)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31)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sup>③2</sup>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sup>③3</sup>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sup>③4</sup>微生歎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sup>丁</sup>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sup>③5</sup>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sup>③6</sup>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sup>③7</sup>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sup>③8</sup>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sup>③9</sup>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⑩子曰：「作者七人矣。」

⑪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⑫子擊磬於衛。有荷蕡<sup>ㄉㄢ</sup>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經<sup>ㄐ</sup>經<sup>ㄐ</sup>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sup>ㄉ</sup>。」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⑬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⑭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⑮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⑯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sup>ㄊㄤ</sup><sub>ㄉ</sub>，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

以杖叩其脰。

④7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 衛靈公第十五

①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②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③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④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⑤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⑥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

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⑦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⑧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⑨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⑩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輶輶，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⑪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⑫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⑬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⑭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⑮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⑯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⑰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⑱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⑲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⑳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㉑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㉒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㉓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㉕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㉖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sup>27</sup>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sup>28</sup>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sup>29</sup>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sup>30</sup>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sup>31</sup>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餫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sup>32</sup>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sup>33</sup>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sup>34</sup>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sup>35</sup>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③6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③7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③8子曰：「有教無類。」

③9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④0子曰：「辭，達而已矣！」

④1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 季氏第十六

①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

蕭牆之內也！」

②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③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④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⑤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⑥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⑦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⑧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⑨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⑩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⑪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⑫（『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此章有錯簡，程子以為顏淵篇崇德辨惑章末有「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

在此章之首。」

⑬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⑭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 陽貨第十七

①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sup>至</sup>孔子豚<sup>烹</sup>。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②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③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④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三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⑤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

乎！」

⑥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⑦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縕。吾豈匏瓜哉？焉能繫而不食！」

⑧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⑩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⑪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⑫子曰：「色厲而內荏弱，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⑬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⑭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⑮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⑯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⑱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⑯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⑰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⑱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  
「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⑲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⑳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 ②4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 ②5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 ②6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 微子第十八

①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②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③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④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⑤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⑥長沮<sup>上</sup>、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子路行以告，夫子慚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⑦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篠音紺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⑧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

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⑨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  
播鼗鼗，鼓也。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⑩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⑪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 子張第十九

①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②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③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④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⑤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⑥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⑦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⑧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⑨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⑩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⑪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⑫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⑬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⑭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⑮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⑯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⑰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⑯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⑰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

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⑲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⑳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㉑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㉒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 堯曰第二十

①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賈<sup>九、</sup>，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所重民、食、喪、祭。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②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③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孟子





# 孟子

## 梁惠王章句上

①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②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③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sup>殍</sup>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益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④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敎。」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⑤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sup>一</sup>，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

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⑥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與之一？』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⑦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聞之胡龁音合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鳴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鳴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王說<sup>悅</sup>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

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

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えんぱい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

曰：「否，吾不為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

曰：「可得聞與？」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

曰：「楚人勝。」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

故民之從之也輕。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 梁惠王章句下

①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曰：「可得聞與？」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曰：「不若與人。」

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

曰：「不若與眾。」

「臣請為王言樂：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

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②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猶以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

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③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

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sup>々</sup>、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sup>々</sup>，以篤周祜<sup>々</sup>，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

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④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sup>琅邪</sup>；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sup>慝</sup>。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

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正招平、角升招平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⑤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

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贊獨！』

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餽糧，于橐於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⑥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

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

王曰：「棄之。」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王顧左右而言他。

⑦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

士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⑧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⑨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⑩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⑪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溪我后，後來其蘇。』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sup>旄</sup>，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sup>⑫</sup> 鄒與魯闢。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sup>⑬</sup>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⑭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クニ，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⑮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クニ，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

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⑯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

公曰：「將見孟子。」

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公曰：「諾。」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

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 公孫丑章句上

①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

與？」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比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聖賢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

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②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曰：「不動心有道乎？」

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

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敢問夫子惡乎長？」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敢問何為浩然之氣？」

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何謂知言？」

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

起，必從吾言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

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曰：「然則有同與？」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曰：「敢問其所以異？」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sup>ㄉㄞ</sup>，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③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④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

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⑤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⑥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惄惄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賤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⑦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⑧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⑨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 公孫丑章句下

①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②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

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

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癒，如之何不弔？」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癒，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

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

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③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饋七十鎰而受；於薛，饋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驥，辭曰『饋

驥」，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饋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饋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④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hàn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

曰：「不待三。」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

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

心。」為王誦之。

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⑤孟子謂蟻蟻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

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蟻蟻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齊人曰：「所以為蟻蟻，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公都子以告。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⑥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

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⑦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羸。

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士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⑧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

孟子曰：「可。子噲音勞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齊人伐燕。

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

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⑨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

王曰：「惡！是何言也！」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聖人也。」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

曰：「然。」

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曰：「不知也。」

「然則聖人且有過與？」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⑩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

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

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

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⑪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客不悅曰：「弟子齋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

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

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⑫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高子以告。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sup>⑬</sup>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sup>⑭</sup>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 滕文公章句上

<sup>①</sup>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覲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瞑眩，厥疾不瘳瘳。』」

② 滕定公薨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

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飪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

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

然友復之鄒，問孟子。

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歎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然友反命。

世子曰：「然！是誠在我。」

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

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③ 滕文公問為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綺，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目目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使畢戰問井地。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④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曰：「然。」

「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

曰：「否，許子衣褐。」

「許子冠乎？」

曰：「冠。」

曰：「奚冠？」

曰：「冠素。」

曰：「自織之與？」

曰：「否，以粟易之。」

曰：「許子奚為不自織？」

曰：「害於耕。」

曰：「許子以釜釶爨ㄉㄩㄝˋ，以鐵耕乎？」

曰：「然。」

「自為之與？」

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

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

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暭暭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駛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

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⑤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

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一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穎有泚，

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繢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撫然為閒，曰：「命之矣！」

### 滕文公章句下

①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

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②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③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

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sub>糲</sub>，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出疆必載質，何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

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

鑽穴隙之類也。」

④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

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

乎？食功乎？」

曰：「食志。」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⑤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孟子曰：「湯居毫<sup>々</sup>，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毫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

匹婦復讎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溪我后，後來其無罰！』『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⑥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  
曰：「使齊人傅之。」

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巒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⑦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

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覩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覩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詭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⑧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

然後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⑨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sup>山</sup>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

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10)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纏，以易之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顧曰：『惡用是鴟鴟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鴟鴟之肉也！』出而嗟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 離婁章句上

①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聖人既竭耳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②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鑿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③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④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⑤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⑥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⑦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絰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⑧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⑨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墳也。故為淵歐魚者，獺也；為叢歐爵者，鷗<sup>也</sup>；為湯武歐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歐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

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⑩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⑪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⑫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⑬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

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14)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15)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瘦哉？」

⑯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⑰ 淳于髡ㄊㄩㄣ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

孟子曰：「禮也。」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⑱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

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⑯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之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⑰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⑱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⑲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②③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②④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

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

曰：「子來幾日矣？」

曰：「昔者。」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舍館未定。」

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曰：「克有罪。」

②⑤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②⑥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

以為猶告也。」

㉗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㉘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 離婁章句下

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②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③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⑤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⑥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⑦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⑧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⑨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⑩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⑪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⑫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⑬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⑭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⑯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⑯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⑰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⑱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澗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⑲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⑳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②1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②2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②3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②4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

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㉕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㉖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㉗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

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sup>28</sup>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sup>(29)</sup>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餓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sup>(30)</sup>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

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sup>(31)</sup>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

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

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sup>③2</sup>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sup>③3</sup>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

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

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 萬章章句上

①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於旻天。旻天。何為其號泣也？」

孟子曰：「怨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

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②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

也？」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弒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

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

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

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③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2，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

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

④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

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

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祇載見瞽瞍，詩顰顰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⑤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

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

曰：「天與之。」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

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

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⑥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死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

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毫<sup>九</sup>。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⑦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

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

⑧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口出，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⑨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sup>虢</sup>。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 萬章章句下

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

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②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

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③萬章問曰：「敢問友？」

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

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④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孟子曰：「恭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

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

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

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譏。』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

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

曰：「事道也。」

「事道，奚猶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曰：「奚不去也？」

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⑤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持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⑥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

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

侯，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

曰：「受之。」

「受之何義也？」

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

曰：「不敢也。」

曰：「敢問其『不敢』，何也？」

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曰：「君饋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

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揅<sup>ㄣ</sup>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

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

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⑦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

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

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

哉？」

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

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sup>𠂔</sup>，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曰：「以皮冠，庶人以旃<sup>𦗷</sup>，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

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sup>止</sup>，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  
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⑧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⑨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間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

王曰：「請問貴戚之卿？」

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 告子章句上

①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②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

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③告子曰：「生之謂性。」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曰：「然。」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

曰：「然。」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④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

外也；故謂之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曰：「耆<sup>音</sup>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⑤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

曰：「敬兄。」

「酌則誰先？」

曰：「先酌鄉人。」

「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⑥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

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⑦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今夫麰<sup>麌</sup>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sup>磽</sup>，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蕡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

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⑧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sup>234</sup>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sup>牿</sup>亡之矣。牿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⑨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sup>矰</sup>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⑩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嗟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

心。」

⑪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⑫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⑬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⑭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櫓，養其楨棘，則為賤

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sup>⑯</sup>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sup>⑯</sup>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⑯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梁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⑰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⑱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⑲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 告子章句下

①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

曰：「禮重。」

「色與禮孰重？」

曰：「禮重。」

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

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紂，則不得食；則

將紂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②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

孟子曰：「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③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悲歌，小人之詩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穢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穢，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④宋牷ㄕㄣ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

曰：「我將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⑤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為其不成享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⑥淳于髡音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鯀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⑦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

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  
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  
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摠諸侯以伐  
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  
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  
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  
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  
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繩，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  
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  
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  
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⑧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  
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⑨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夠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够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⑩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sup>𠂇𩷄</sup>，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⑪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⑫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⑬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

曰：「否。」

「有知慮乎？」

曰：「否。」

「多聞識乎？」

曰：「否。」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曰：「其為人也好善。」

「好善足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訶訶』，『予既已知之矣！』訶訶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⑭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⑮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⑯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

矣。」

## 盡心章句上

①孟子曰：「盡其心也，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②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③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⑤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⑦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⑧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⑨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⑩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

猶興。」

⑪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ㄔ然，則過人遠矣。」

⑫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⑬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ㄔ如也。王者之民，皞皞ㄏㄠ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⑭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⑮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⑯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

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⑯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⑰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分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⑲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⑳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㉑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

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眸然見於面，蓋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②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③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

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②⁴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②⁵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蹠蹠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②⁶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②⁷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

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sup>②8</sup>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sup>②9</sup>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軶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sup>③0</sup>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sup>③1</sup>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大甲于桐，民大悅。大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sup>③2</sup>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

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sup>㉓</sup>王子摯問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

曰：「何謂尚志？」

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sup>㉔</sup>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sup>㉕</sup>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然則舜不禁與？」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蹠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訴<sup>王</sup>然，樂而忘天下。」

⑬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⑭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⑮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⑯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孟子曰：「是猶或紲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

已矣。」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sup>④0</sup>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sup>④1</sup>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sup>④2</sup>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sup>(43)</sup>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sup>(44)</sup>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sup>(45)</sup>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sup>(46)</sup>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緇、小功之察；放飯流歟<sup>矣</sup>，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 盡心章句下

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公孫丑曰：「何謂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②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③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④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

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⑤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⑥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⑦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

⑧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⑨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⑩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⑪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

色。」

⑫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⑬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⑭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⑮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⑯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⑯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⑰ 孟子曰：「君子之<sub>居</sub>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⑱ 豐子曰：「稽大不理於口。」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惄于羣小。』

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⑳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㉑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sup>㉓</sup>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撲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攫。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sup>㉔</sup>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sup>㉕</sup>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

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㉖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竈，又從而招之。」

㉗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㉘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㉙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

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㉚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履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

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

曰：「子以是為竊履來與？」

曰：「殆非也。」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sup>(31)</sup>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sup>充無</sup>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sup>乞取</sup>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sup>(32)</sup>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⑬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⑭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棟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⑮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⑯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

孟子曰：「膾炙哉！」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

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sup>(37)</sup>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何以謂之狂也？」

曰：「其志嚙ㄊㄠ嚙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曰：「『何以是謬謬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sup>(38)</sup>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

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大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